

李维 著

New Developments

社会心理学

新发展

of Social

Psychology

?

上海教育出版社

李维 著

New Developments

社会心理学

新发展

of Social

Psychology

?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社会心理学新发展：建构主义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之研究成果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心理学新发展/李维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4

ISBN 7-5444-0645-8

I.社... II.李... III.社会心理学... IV.C9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1332 号

社会心理学新发展

李维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出版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编:200031)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照排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4.5 插页 2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本

ISBN 7-5444-0645-8/B·0005 定价: 40.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前言

社会心理学诞生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 20 世纪 40 年代达到其“黄金时代”。它的第一次危机产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信仰危机。社会心理学在解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逐渐赢得声誉,使得许多心理学专业人员或非心理学专业人员涌入社会心理学领域,意欲进一步发挥社会心理学的社会效应。然而,战后的社会问题毕竟不同于战时的社会问题,能够解决战时的社会问题的策略或方法,不一定适用于战后的社会需要。事实上,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由社会心理学解决的,也不是所有的社会心理学解释都能令人们折服的。结果,那些对社会心理学抱有过分期望的人,开始对社会心理学是否有能力发现社会问题或解决社会问题产生了疑问,从而导致对社会心理学的信仰危机。(2)身份危机。社会心理学家在努力把他们的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的同时,还试图把他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与心理学的其他分支区分开来。殊不知这种行为本身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凡是要求分化或独立的愿望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质疑或非难。在群体之内,什么都好说;要想脱离群体另立门户,轻则微词相加,重则否认身份。例如,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内部,社会心理学是得不到器重的,就像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在社会心理学内部得不到器重一样。同理,在心理学内部,社会心理学家经常遭到经院派心理学家的不公正评价,就像经院派心理学家被社会心理学家瞧不起一样。可是,社会心理学希冀分化的强烈动机因其实力所限,不仅分家未成,甚至连身份都赔上了;社会心理学面临着它是不是心理学或者它够不

够格的“评审”。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是社会心理学的关键时期,许多社会心理学家对社会心理学究竟如何发展并不完全清楚。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40年过去了。在这40年间,社会心理学经历了引人注目的演化,这些演化既涉及学科本身的形式和内容,也涉及队伍建设的数量和质量,还涉及该领域得以生存的心理背景和社会学背景。演化使得社会心理学渐趋成熟,更具活力。

—

40年前,社会心理学正在经历成长的痛苦。以美国为例,“实验社会心理学协会”(Society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简称SESP)成立于1965年,当时会员只有50名,后来虽有增加,也不到100名。在心理学的等级系统中,社会心理学处于从属地位,用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埃伦·伯沙伊特(Ellen Berscheid, 2001)的话来说^[1],“早在1965年,而且在以后许多年,社会心理学家成为底层中的底层者。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龙头老大首推学习心理学中的实验主义者。他们穿着上面沾满鼠尿和鸽粪的白大褂来往于实验大楼,十分醒目。举个例子,在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关系研究室,我们经常听到从心理学讲台上发出的对社会心理学的嘲笑声。一次,我被介绍给美国大学心理学教授协会的会长,会长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们社会心理学家那么喜欢不按规矩办事?’我当即反驳道,‘因为明天属于我们!’我的那句虚张声势的话坚定了我对未来的忠诚,因为那时我们这些社会心理学家正在深受‘信任危机’的折磨。”

诚然,寻找行为的规律需要跨越数百万年的进化时间,而且要求利用精确的数字模型来反映研究的假设和结果。必须承认,实验心理学家试图在“硬”科学中谋得他们的一席之地,尤其希望得到经典物理学同仁的认可。在这个意义上说,实验心理学家是从舞台两翼飘然而至来表演他们古典的“科学芭蕾舞”的,相比之下,社会心理学家连一双舞鞋都没有,更谈不上表演“科学芭蕾舞”。他们的舞台是

以复杂的社会现象为背景,揭示的则是各种人群或不同阶层在此背景下的世间心态。例如,我们对那些创造学习理论的经典实验并不陌生。许多大学生得到老鼠一样的待遇,他们在实验室从事指定的任务,每当听到一枚硬币带着“格格”发响的滚动声从他们面前的“食槽”里滑下来时,他们就会加快学习的速率。然而,当社会心理学家把这些理论应用于实际的社会情境时,人们的现实主义反应折射出古典的“科学芭蕾舞”的局限性。现在看来,社会心理学早先试图加入那种舞蹈的意图并不理智,甚至有点可笑。

但是,社会心理学家也想成为科学家。他们渴望得到课题和经费,也欢迎实验心理学家的指导和建议,但是他们的“领地”在社会,而不是实验室。例如,他们讨论过那些能够用来反映平等的人际关系方程,提出过人际关系吸引定律的计算公式,等等。尽管他们努力模仿实验心理学的模式,可是他们仍然因为游离于传统意义上的实验规矩而备遭冷落。即便在今天,我国的社会心理学还未摆脱这种困境。我们只须调查一下设有心理学系的高等院校,就不难发现在“严肃的”心理学家的眼皮底下社会心理学的尴尬。现在,当我们冷静地回顾一下社会心理学在这40年间的发展历程,我们有时会对社会心理学在心理学中是否占有一席之地提出疑问。

社会心理学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们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问题也是任何一个科学新领域可能遇到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出版过三种后来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心理学教材,它们分别是罗杰·布朗(Roger Brown)1965年刊布的教材,西科德和巴克曼(Secord & Backman)1964年出版的教材,以及纽科姆、特纳和康弗斯(Newcomb, Turner & Converse)1965年主编的教材。这些社会心理学教材反映了社会心理学与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地位问题,既试图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也为学科的独立提出了活动的空间。例如,这些作者并不探讨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对学科性质的争论,而是巧妙地提出了谱系问题,并且用“社会心理学家一直在忙乎什么事情”的调查来证明社会心理学家忙乎的事情也恰恰是心理学关注的事情。此外,他们还系统地将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与

心理学的理论相融合,对社会行为做出“转译式读解”(从心理学的“客观认知”到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认知”就是典型的例子)。又如,一方面,他们用科学界定的调查模式或取样方法来规范社会研究和学术讨论,强调研究报告的经验主义质量,以此证明他们关注问题的方法可供社会学家参考。另一方面,他们在分析社会心理学未能受到社会学重视的原因时指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思想意识方面的:从政治角度讲,政府愿意接受社会学家的解释方法而不是社会心理学家的解释方法,因为前者站在社会平台上讲话,后者站在实验平台上讲话;前者擅长提供建议,后者擅长提供结论。正因如此,他们鼓励社会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联手,研究婚姻、家庭、儿童教育、老年保障、吸毒、酗酒、反社会行为等问题,试图将社会问题的解释推向多元化的格局。

二

除了社会心理学家是什么人以及他们在学术领域属于哪种层次的问题以外,社会心理学家在其活动价值方面也经常受到指责。其中,最主要的指责来自“硬科学”和“软科学”之争。例如,保罗·米尔(Paul Meehl, 1978)就曾对社会心理学做过这样的评论^[2]:“所谓临床心理学、咨询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都属于心理学的软领域。尽管这些领域提出过许多‘理论’,但是它们从科学角度上讲是缺乏说服力的,从技术角度上讲是没有价值的……在科学领域,理论只有经过严格的检验才能被人们接受,从而充实人类的知识体系,否则,它们会因为无法处理面临的困难事实而遭到人们的抛弃……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对一种新理论,最初出现的是热情时期,接着进入用于若干事实的时期,随着研究结果与研究假设的不一致以及面对无法解释的经验主义结果而进入困惑时期,最后出现的则是诉求借口,对该理论丧失兴趣并追求其他理论的时期……软心理学的这种升温 and 降温,表明它缺乏的恰恰是一种累积的特性,而这种累积的特性在诸如天文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等学科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40年前,当社会心理学家面对上述指责时,由于该学科过于年轻,加上人员有限,他们对这些指责相对来说是无力还击的。况且,这种指责也确实击中了社会心理学谋求科学地位的要害。然而,今天人们已经很难再用非累积性来指责社会心理学。例如,社会心理学史家赫奇斯(Hedges, 1987)曾经发表过论文《硬科学有多硬,软科学有多软?》(*How hard is hard science, how soft is soft science?*)^[3],指出应该在理论累积和经验主义累积之间作出区分。在他看来,所谓经验主义的累积性,是指“复制的实验之间的一致性程度,或者相关的实验结果符合具有概念意义的简单模式的程度”。根据这种界定,如果我们把物理科学与心理学进行比较,尤其是比较它们的经验主义研究结果的一致性程度,那么就不难发现物理科学的研究结果并不比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更加一致。为此,他得出结论,“关于物理科学的实验结果要比社会科学的实验结果更加具有积累性的假说,并未获得经验主义的支持”。对社会心理学来说,已有专门的证据表明该学科的经验主义累积。莱斯和斯蒂勒(Reis & Stiller, 1992)在《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杂志(JSP)的出版倾向:30年的回顾》(*Publication trend in JPSP: a three-decade review*)报告中指出^[4],自1968年以来,社会心理学家发表的论文和报告逐渐以更多的科学研究为基础,每项研究所用的被试在增加,研究方法变得更加复杂,反映的信息和制作的图表符合规定的程序,而且能够引用更多的文献。这些变化表明社会心理学家的注意力既集中在提供证据的标准要求上,也集中在不断增加分析力度的理论指导上。

其实,社会心理学在理论累积上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例如,费斯汀格(Festinger)在1954年和1957年先后提出他的“社会比较过程理论”(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和“认知失调理论”(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并将社会心理学家的注意力从传统的团体现象转向今天的社会认知。又如,海德(Heider)在1946年发表的论文《态度和认知组织》(*Attitudes and cognitive organization*)中勾勒了“平衡理论”(balance theory)的基本框架(正是这一基本框架影响了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概念),到了1958年,他正式出版

《人际关系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他除了详细阐释“平衡理论”外,还讨论了他观察到的一个事实,即人们具有将原因归因于事件的倾向。这一关于归因现象的讨论,导致琼斯和戴维斯(Jones & Davis)在1965年提出他们的归因理论。再如,蒂鲍特和凯利(Thibaut & Kelley)1959年提出他们的“相互依存理论”(theory of interdependence);霍曼斯(Homans)1961年提出社会关系中的“分配公正”(distributive justice)假说,后来该假说在“平等理论”(equity theories)中得到充分阐述;纽科姆(Newcomb)1956年担任美国心理学学会会长期间就主张研究人际关系吸引力的预示因素,并在1961年刊布了他对“熟识过程”(the acquaintance process)的研究;沙克特(Schachter)1959年提出的“归属心理学”(psychology of affiliation)概念,以及在1964年关于认知与情绪状态的生理决定因素的相互作用研究,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此外,“耶鲁学派”(Yale school)关于态度改变的研究,使它在“动机与诱因”(motivation and incentive)论坛上独树一帜。

当然,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累积。今天,人们对这些理论不仅没有陌生的感觉,而且已经接受它们。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后来的社会心理学家建构新理论的参考素材。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常被修订,包括被合并到其他理论中去,或者继续保持其重要性,或者在理论深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迎合新的社会需求,以便派生新的研究结果。例如,就归因理论而言,到了20世纪80—90年代,以苏珊·费斯克(Susan Fiske)和玛丽莲·布鲁尔(Marilynn Brewer)为代表的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已将归因理论用来说明个体加工的信息和动机对注意和解释的影响,以及印象形成的双向过程等。

三

社会心理学家在建构他们理论的同时,对社会行为的选择颇感

兴趣。我们知道,社会心理学最早研究的就是社会行为,包括群体或个体的盲从行为、过激行为、懈怠行为、责任分散行为以及成见和偏见行为等。这些始于社会心理学襁褓时期的研究,现在已经构成理论上颇具影响和实践上颇具效应的知识实体,而且继续成为当前研究的课题。随着社会心理学在不断涉足各种社会问题的过程中逐渐成熟,今天的社会心理学还反映出另外一种风格,那就是它的跨学科性质。

实际上,社会心理学家在凡是能够问津的社会问题上都想拓展他们的知识范围。查阅一下最近几年出版的各种社会心理学著作,我们会对社会心理学家正在继续贡献他们才智的领域的数量感到惊讶。例如,现在的社会心理学通常借助连字符号来反映它与心理学其他分支的联盟关系:社会发展—心理学,社会临床—心理学,社会人格—心理学,社会法律—心理学,社会健康—心理学,社会组织—心理学,社会教育—心理学,社会环境—心理学,社会社区—心理学,等等。几乎没有一个心理学分支能像社会心理学那样与其他学者互动和互惠。

跨学科的行为使得社会心理学家的视角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转向研究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观幸福和心理调适等问题。个体的主观幸福是个体采择社会变化之意义的结果。如果社会变化与个体的认知水平相匹配,个体对社会变化蕴涵的意义没有抵触情绪,则意义采择活动就会处于平衡状态,个体也就能够顺应这些社会变化。如果社会变化与个体的认知水平不相匹配,变化对个体的要求高于或低于个体的接受水平,则个体对变化蕴涵的意义就会抱有抵触情绪,意义采择活动就会处于失衡状态,个体也就不能顺应这些社会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说,个体对社会发展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的理解和预期等,属于意义范畴。如何采择这些意义,与他们的主观幸福有关,主观幸福决定着他们究竟接受哪些意义和否定哪些意义。

围绕上述主线,当前社会心理学家主要关注如下一些问题:

1. 社会生活与心理顺应。社会心理学家对如何顺应现代社会生活提出过三种理论,它们是社会因果理论、社会标签理论和社会建

构理论。此外,在心理顺应的策略方面,社会心理学的常见课题包括对现实生活的知觉差异、抵御应激和创伤后应激的能力、心力平衡、胜任社会生活的意向、人际互动和个体自助等。

2. 社会认知。目前,社会心理学家在这一问题上集中讨论四个议题:(1)信息的主要来源和印象的形成,人们对社会事件的快速判断和系统判断,心理场的归因,知觉者的期望和认知的曲解。(2)社会性偏见,包括传统的偏见特征和现代的偏见特征,现代偏见的成因,对弱势群体的淡漠,以及对暴力、抢劫、意外事故等受害个体的无动于衷,促使人们反思生活的价值和做人的道理,提出加强利他行为的研究。(3)劝诫的策略和劝诫过程的要素,尤其是潜意识的劝诫效应。在此领域,说服教育的中央途径和边缘途径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4)社会压力,包括人们对社会变化事件采取顺从和遵奉的方式所带来的压力,现代社会生活特有的人际关系和地位竞争带来的压力,社会变迁导致的文化错距、心态异化、目标结构和机会结构的失衡等。

3. 就业和失业。社会心理学家比较关注职业抉择的心理测验和模型,职业抉择过程中的家庭影响和人格特征,工作性质与个体期望,制约抉择的重要因素,以及职业抉择的特性模型、匹配模型和发展模型等。在此领域,有两个主题常被提及:一是职业风险,主要涉及个体空间和职业空间的定位,工作需要与休闲娱乐的失衡,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的转换,以及女性面临的性骚扰等;二是失业,包括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失业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失业者心理调适的策略,社会支持和政府责任等。

4. 现代社会的婚姻取向。传统的婚姻模型和现代的婚姻模型引起家庭问题研究人员的极大兴趣。除了择偶的动机、方式和参照标准等差异外,社会心理学家还专门研究了有幼儿的家庭、有青春期孩子的家庭和孩子离家以后的家庭的婚姻,并且预示了婚姻成功的因素。许多报告涉及下述问题:(1)婚姻学说。例如,婚姻的三元模型说,认为激情、亲密和承诺是决定婚姻成功的三个要素;(2)婚姻风险,包括角色期待的冲突,社会经济地位的落差,层次或背景不同的

夫妻的交流,忠诚的婚姻关系和不忠诚的婚姻关系,以及对离婚现实的顺应等;(3)不同的文化对单身、同居、再婚和同性恋关系等问题的看法;(4)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主要涉及流行率、相关症状、受影响人群的生活质量和心理社会问题,以及干预和治疗的可能性等。

5. 生命周期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态。生命周期的心理控制,包括控制的纵向研究,童年期的控制动力,青年期的控制动力,中年期的控制动力和老年期的控制动力等,是社会心理学家讨论的主要问题。童年期的议题涉及食物、营养和抚育条件,虐待儿童,自闭症和多动症,行为障碍,媒体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儿童监护等;青年期的议题涉及主要变化和次要变化,主要变化包括个体从童年期步入青年期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角色等变化,次要变化包括同一性、成就动机、性心理、自我效能和依恋等变化;中年期的议题涉及中年期的生活事件和压力体验,为人父母的牺牲精神和价值取向,驾驭环境和心理恢复等;老年期的议题涉及退休后的心理自省,衰老的评价,孤独和独处,垂死状态与家人和社会的责任等。

6. 社会经济地位、生活环境与心理问题。社会心理学家曾提出三种假说来解释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问题的关系,它们是社会漂移假说、社会因果假说和社会选择假说。这些假说认为,教育、职业、收入和邻里水平是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心理反应的四种指标。依据这四种指标,强势群体有强势群体的心理偏差,弱势群体有弱势群体的心理偏差,而且,即便贫困,童年期、青年期和成年期的贫困所导致的心理问题也是不同的。至于城市化与心理问题,两极分化、人口问题和环境压力,已被联合国视作发展中国家城市居民面临的三大挑战。其中,营养水平低下、传染性疾病的流行以及社会事业和教育事业的投入过少,会使城市居民产生各种心理健康问题,甚至导致恶性循环。在此领域,有些社会心理学家关注拥挤感和隔离感的矛盾以及人们的无可奈何心态,另外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则关注人口密度对行为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划失误与人们的心理风险。

7. 顺应失调的生活风格。“物品滥用”这一术语已为许多社会心理学家所接受,与此相关的报告涉及香烟、酒类和违禁毒品(大麻、

可卡因或海洛因)的滥用和成瘾,物品依赖和物品滥用的流行率,社会压力和物品滥用的关系,物品滥用的成因,以及物品滥用的干预策略等。此外,研究还提及下述三个问题:(1)咖啡因的心理社会影响,包括生活时尚与咖啡消费,咖啡因的机体反应,咖啡因成瘾与心境的关系,以及咖啡因的心理病理;(2)赌博,包括参赌的流行率,赌博成瘾的标准,赌博成瘾的流行率,赌博成瘾的社会心理学解释,以及赌博行为的治疗;(3)心力憔悴,包括心力憔悴的过程模型,心力憔悴的三种心理指标(玩世不恭、人格解体和情感耗竭),心力憔悴的组织干预意义。

8. 人格障碍与心理社会的“免疫系统”。有些社会心理学家从存在主义的顺应角度对人格作出了五种阐释,它们是心理内部的阐释、人际关系的阐释、认知的阐释、生物物理学的阐释和统计学的阐释,并且提出了由存在、适应、复制和抽象等四个因素组成的演化的和生态的人格发展模型。

四

社会心理学的崛起已成事实。有些心理学家曾经预测过心理学的有关分支,认为有些分支会消亡,有些分支会被其他分支同化,形成与同化的分支和被同化的分支不同的新分支,但是他们没有预测过社会心理学的命运。于是,斯科特(Scott)口出狂言了^[5]。他在1991年提出这样的观点:“我们了解的心理学将会解体,而社会心理学则将继续拓展其强大的实验基础,以解决社会最感棘手的问题。社会心理学的取向会变得更加实际,产生自实验社会心理学的解决办法,能为性别问题和种族问题提供信息,而且可以渗透到工作场所、城市环境和家庭生活中去。”诚然,当代的社会心理学具有动态的、变化的和拓展的特征,甚至可以成为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一个范例。可是,社会心理学并没有在过去40年得到整体的改进。仅举三例:

第一,社会心理学还缺乏一种适合社会心理学家努力的认识论,这是社会心理学家觉得很不自在的地方。有些社会心理学家将社会建构主义作为社会心理学的认识论,有些社会心理学家则将解构主义作为社会心理学的认识论,等等。虽说这些社会心理学家都是理智的,提出的问题给人带来痛苦的思考,但是,迄今为止,在社会心理学家中间,关于究竟采择何种认识论的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即便如此,许多社会心理学家仍将他们采择的认识论作为动力,坚信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有益的、重要的。

第二,最令人担心的问题是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经费只减不增。今天,社会心理学至多只能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盘子里分得一点可怜的剩食。许多有才能的研究人员(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希冀从事一些重要的课题,并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填写经费申请表上。结果,他们被告知他们的课题因经费匮乏而不得不暂缓进行。这种令人失望的事情俯拾即是。不论是公开发表的文章,还是私下议论的事实,都可以证明社会心理学面临并不理想的科研支持环境。这里,我们毋须重复这些伤感的事情。我们唯一想说的是,对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支持力度显然不及对自然科学的支持力度,而对社会心理学的支持力度也显然不及对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中其他学科的支持力度。

第三,在那些把技术与科学混淆起来的评论家看来,社会心理学仍然不像一门科学,因为它像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中的其他学科一样,继续处在纸笔的研究时代。其实,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看法,也即认为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是无需技术装备的。尽管诸如此类的看法有失公允,但是社会心理学的大多数研究仍在使用纸笔,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方面,那些在探索不同的社会问题时已被证明有用的装备(例如,在研究主观幸福时,研究人员需要运用测量积极情感或消极情感之生理基础的仪器等),在社会心理学的实验中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另一方面,社会心理学对有些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的大规模调查,仍然采取问卷或访谈的形式。此外,许多社会心理学家也确实没能有意识地利用那些可以促进经验主义研究和提升

理论水平的技术。在这个意义上说,面对上述的不公正看法,社会心理学家没有必要去讨个说法。相反,他们应该反思自己确实存在这种弱项,进一步提高研究的技术含量,不要让这一因素阻碍了社会心理学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理智的社会心理学家是认真对待上述局限性的。他们用务实的步伐进行应对。正如津巴多(Zimberdo, 1992)所说^[6]:“为了保护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社会心理学家身先士卒,将传统心理学的界限延伸到那些颇具活力的社会生活领域,以便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健康、生态、教育、法律和冲突等问题。虽然社会心理学面临基础研究拨款减少的现实,但是他们从一些十分专门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中获得资助,例如,在酗酒、吸毒、艾滋病干预等课题研究中谋求经费。许多社会心理学家把他们的理论和方法带出实验室,进入有着迫切需求的社会。”在此过程中,社会心理学家做了一件成功的事情,那就是拆除了竖立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隔墙。这堵隔墙在40年前是十分明显的。当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被视作平行的而不是交织的。现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不只是科学研究这枚硬币的两面,它们还被整合起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拆了这堵隔墙的社会心理学家不会闭门不出,而是成功地把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社会生活;他们也不会忘记回家的路,而是把一些社会问题放回到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去。

李 维

2005. 9. 10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注释:

- [1] E. Berscheid(2001). A glance back at a quarter century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D. Jones & J. Elcock(Eds.), *History and theori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 P. Meehl(1978). Theoretical risks and tabular asterisks: Sir Karl, Sir Ronald and

the slow progress of soft psycholog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6, 806—834.

- [3] L. V. Hedges(1987). How hard is hard science, how soft is soft science? The empirical cumulativeness of research. *American Psychologist*, 42, 443—455.
- [4] H. T. Reis & J. Stiller(1992). Publication trend in JPSP: A three-decade review.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8, 465—472.
- [5] T. R. Scott(1991). A personal view of the future of psychology departmen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6, 975—976.
- [6] P. G. Zimberdo(1992). Foreword. In S. S. Brehm(Ed.). *Intimate relationships*. New York: McGraw-Hill.

目 录

CONTENTS

前言/1

第一章 社会心理学的发展 1

- 一、社会心理学发展的社会背景 2
- 二、社会心理学发展的理论渊源 20
- 三、社会心理学的新发展:从传统走向变革的社会心理学 36
- 四、社会心理学的新发展:建构主义社会心理学 65

第二章 社会生活与主观幸福 81

- 一、进步的矛盾 83
- 二、幸福之源:经验主义的理论 95
- 三、主观幸福的相关研究和若干发现 106
- 四、主观幸福的跨国研究 119
- 五、主观幸福的客观指标和国家之间的幸福差异 134

第三章 社会认知:归因、偏见、劝说和洗脑 146

- 一、印象形成:判断类型和归因范畴 146
- 二、证实偏见、自我实现预言和认知歪曲 157
- 三、社会性偏见和歧视 166
- 四、劝说和详尽阐述的可能性模型 176
- 五、洗脑的模式和研究 191

第四章 社会压力:遵奉、屈从、失调与应激 203

- 一、遵奉的动力和策略 203
- 二、屈从的实验和解释 211

>>>>>>